

桔 子

□安庆市第一中学 范学建

航回家时，母亲让他吃桔子。航皱起了眉头，直摇双手，“妈妈，你知道，我是不吃桔子的，怕酸。”

母亲笑吟吟地看着航，慢慢地说：“你真的不吃？不吃别后悔哦。这可是外婆家的哟。”

“啊，妈妈说话不算数，说好周末带我去看外婆，却一个人偷偷溜回去。”航一想到母亲抛下他独自回去，就很不

是滋味。外公八十岁，外婆七十八，都待在乡下老家。大姨、二姨、舅舅都像妈妈一样在上班，平时难得回家一趟。外公外婆守在乡下，守着园中桔子树，将自己守成了秋后的桔子树——子女们就如成熟的果实一样离开了大树，任由没有果实

的两株桔子树傲立在寒风中，坚守着心中的希望。因为父母要上班，航与弟弟妹妹从小就在外婆身边长大。春天来了，兄弟们争着数清枝头的新芽；夏天来了，大家争看白色的小花变魔法；秋天来了，人人仰头，又圆又红的灯笼枝上挂；冬天来了，瑞雪飘飘人欢腾，桔树底下笑哈哈……那园中的桔子树守着几多欢乐几多烦恼几多秘密几多成长。桔子树的年轮一圈圈增加，外婆双鬓成银发。孩子们在欢笑中奔跑，在奔跑中长大，长大在桔子树下……树下，外婆依旧高大。

航很想去乡下，摸摸桔树，亲亲外婆，将外公的酒杯倒满，将他的旱烟袋点燃。星星般闪烁的烟火，点亮外公那烟雾中的双眸，点亮童年的快乐时光。桔树守着童年的秘密，从不张扬。

“我没有去，是外婆过来啦！”妈妈走过来，拉了拉呆立的航。

“外婆、外婆、外婆……”航一边叫，一边扑进房间。没有，没有外婆，每个房间都没有。

“别找了，外婆已经回去了。”妈妈微笑着看着四处乱转的航。

每年桔子红的时节，外公和外婆都会将树上的桔子采摘下来，用大框盛了，放在门口，左邻右舍的老人小孩，随意地吃，可劲地吃。吃完了说一句“好吃”，乐得老人家直眯眼。老人自己舍不得吃，用大大小小的袋子装了一袋又一袋。这一袋子给老三的娃儿，那一篓子给老四的闺女。有空的，让他自己来拿，没空的，给他送过去。一袋袋桔子黄

亮亮，圆滚滚，红艳艳，个个都闪着迷人的光泽，散发着诱人的芳香。

航仿佛看见了外婆的身影，正蹒跚而去，越发高大，“妈妈，你开车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我要……我想吃桔子！”

花朵 □怀宁县金拱中心学校 何声林/摄

禾泉夜色

□怀远县淝河乡中心学校 唐晓勇

此刻，雄伟逶迤的涂山睡着了，像几千年前治水疲惫的大禹躺下的身姿，万籁俱寂，只有颼颼的山风，像英雄大禹均匀酣畅的呼吸。涂山怀抱里的禾泉小镇也睡着了，偶尔响起的两声犬吠，更增加了这里夜的寂静。没有灯红酒绿，没有喧闹噪杂，小镇的夜，静得让人屏住呼吸，不忍发出一点声响打破它的静寂。小镇的夜，黑得如一团浓墨泼在山林，似写意又似工笔，充满安详，充满神秘。小镇像母亲的行囊，装满游子的浓浓相思。

小镇的暮色是从太阳落到涂山西面开始的，当天空只剩下暗红的光晕，当夕阳的金色撒在淮河的浪花里，暮霭便笼罩着山林，弥漫整个禾泉。最先感受到夜晚来临的是小镇里树林中的鸟儿，麻雀叽叽喳喳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，从这根枝杈蹦到另一根枝杈上。还有更多的不知名的鸟儿，看不清模样，呼朋引伴的，似乎在交流着白天的见闻，也像在热烈地谈论着家常。树杈上那温暖的巢儿，在寒冬中格外引人注目，是它们栖息的家。

石榴林里的公鸡和母鸡们，“咯咯咯”地跑回到了鸡舍前，它们在石榴林里，草地上，快乐地跑了一天，累了，倦了，有的早早地簇拥着拱到低矮的窝里，相互挨挤着，还有的干脆就径直飞到了石榴树枝上休息，打着盹，眯起了眼睛。那些白天或在池塘里嬉戏，或在岸上整理羽毛的鹅呀鸭呀，困得把头深深埋进胸前的羽毛里。农家院里的马儿驴儿牛儿站着就睡着了，别看它们似乎已经沉睡，任何一点细小的声音都会让它们警觉地竖起灵敏的耳朵。

鱼塘里孩子们争相喂鱼的嬉闹没有了，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鲤鱼们也慢慢地沉到了水底，他们躲在深处的水草里，虽然还睁着眼睛，其实已经进入了梦乡。荷塘里的荷花早已残败，但并不萧条，几片干枯的荷叶写着诗意，淤泥里女孩胳膊般白嫩的藕已经丰硕。银杏大道上，听得见簌簌的叶落的声音，那是绿叶离别时对根的情谊，对枝的告白，明早路上将铺满温暖的金黄。道路两边的翠竹依然青翠，石楠还红得似火，它们都是冬日小镇的颜色。

天上的星星在寒冷的天空中被冻得瑟瑟发抖，月亮也仿佛瘦了一圈儿，寒气逼人。城市的夜晚没有月亮，小镇是白天的城市，黑夜的乡村，有的是月亮和星星。繁星缀夜幕，流水秀溪凉。驻足石桥上，禾泉草木香。熄灭了耀眼的灯光，才看得清黑暗中的景致。静谧，空灵，安逸，祥和，一切，是那么的和谐自然，那么的夜色静好。夜在倾诉，大地在聆听；我在倾诉，小镇在聆听。

用爱点亮心灯

□芜湖县六郎中心学校 杨 琴

有人说过，没有激情的生活是平淡的；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乏味的；没有爱的心灵是黑暗的。自从踏上教师这个工作岗位，我就告诉自己真诚面对每个孩子。来到这片芳草地，我细心呵护着每一朵小花。尽管每一朵小花的“花期”可能不一样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我耐心地培育，他们定会竞相开放！

我们在二年级开学时从江苏盐城转来一个学生，初看他白白胖胖很可爱，但真正和他相处起来却异常麻烦。不爱讲话，同学之间也没有互动，下课总是默默地趴在桌子上。考虑到是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太适应，经常和其他同学说要带他一起玩，上课也以鼓励为主。两年过去了，我发现他改变了不少，说话声音大了，笑容也多起来了。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每天上课总是很多关于他的问题：“老师，潘博的鼻涕乱擦；老师，潘博直接用嘴喝饮水机里的水；潘博上课脱鞋子抠脚丫……”说句心里话，有时候我也被他那些行为弄得心力交瘁。

周五班会课上，我在黑板上写下了“我和班集体”几个字。当我说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我眼中的班集体时，同学们立即叽叽喳喳地发表自己的看法。突然，潘博也举起了手，只见他的头埋得低低的。要知道，上课对他来说，几乎和他没有关系，每次上课我只有叫他名字他才知道要干什么。这次能够主动举手，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啊！我兴奋地问他有什么想说的。他慢慢地站起来说：“我不喜欢这个班集体。”话刚一说出，我的心一震。继续问道：“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”

这时他已经带着哭腔说：“他们讨厌我！”刚才还叽叽喳喳的教室突然安静了下来，我也沉默了一会儿。我继续说

道：“对于刚才潘博同学说的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？”同学们一个个面带愧色举起了手。张成翔说：“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不该不带他玩。”刘阳说：“他成绩差，我们不该嘲笑他。”宋雨婷说：“他有很多缺点，我们只是一味地讨厌他，没有想办法帮助他改变。”……啊，原来他在班级中这么不受待见，作为老师我是多么失职！我跟大家说潘博因为从小远离父母，爷爷奶奶也没有什么好的教育方法，可能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，但这并不是他的错。既然大家都知道自己做得不对，我相信你们也应该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。同学们点点头。

热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，它远比渊博的知识更重要。得到老师的关爱，是每个孩子的心愿，他鼓励、鞭策孩子，大大推动了学生的成长和进步，而那时学生的进步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。以上是教师的层面，另一个层面则是学生，我希望我培养出的学生不光只是学习好，更希望他们有一颗温暖的心。

作为教师，谁都想教出优秀的学生，可就是有那么几个学生让你气得脸红脖子粗。“特殊学生特殊对待”，这时候就需要老师戒骄戒躁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帮助这样的孩子了。同时，现在的孩子不比我们小时候，他们现在大都是独生子女，敏感、自私、甚至冷漠。我们的教育宗旨是教书育人，我们的教育是让他们有一颗温暖的心，一颗慈悲的心。

守望在希望的田野上

□合肥市通用技术学校 黄发科

冬季的乡野，寒风萧瑟，色调灰黄。

枯萎的杂草蔓延在田间小道上，密密匝匝地掩盖了人迹，却在微风中轻轻摇动着身子，像是打招呼，又像要让出道儿，却挪动不了脚步。煞白的稻草茬儿铺在近处的田地里，僵硬又乱糟糟的，悄无声息；只见几只黑白分明的喜鹊聚在其中寻寻觅觅，见到来人即惊慌离去，“喳喳”的叫声在寂静的旷野上异常响亮，把我的视线引入一片围墙似的杨树林，搜索出潜伏在树林后面的小村庄，但见几缕炊烟绵软悠长，慢慢集结成天上一排淡淡的云，随风流浪，流浪。

在不远处的绿油油的麦地里，伫立着一个身着红色棉袄的“稻草人”，默默无语，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，看惯了春风秋月，却又满怀期待，期望孩子们早点归来，驱散独自守候的孤独和寂寞；又像一个焦虑的孩子，期待着外出打工的父母早点回家，倾诉心中的委屈与离殇；还像满头白发的老村长，在成片落荒的土地上，执拗地坚守绿色的梦想，却赶不走满腹的忧郁和惆怅。

留守的忧伤，像野草一样在我心中蔓延滋长。慢慢地，我走进了“稻草人”的身体里，抬头向四周瞭望，寂寞又忧伤，耳边却回响着坚守者脚步的铿锵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遐想展开了飞翔的翅膀……

日出月落，斗转星移，我变成了母校老祠堂里的老先生，爱听钟声响亮，爱听书声琅琅。麦苗变成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，听他们欢歌笑语，陪他们嬉戏玩乐，领他们在美苑漫步，看他们慢慢成长。人生最大的学问是养心大法，人间最大的温暖是捧着太阳。

夜色深沉，古寺青灯，我悟出了修道传道的境界。尹少淳教授病中的行走，王大根教授深夜的耕作，李力加教授疲惫的奔波，李正火老师的“无墙课堂”，魏瑞江老师的“三心二意”，朱国华老师的超脱创新，李永永老师的开疆拓荒，徐军老师的博览群书……守望，酝酿出美术教育的希望。

春夏秋冬，一网情深，我想到了中国教育新闻网桃李社区的伙伴们。人心不古，物欲横流，浮躁功利，而他们却静静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，胸怀未来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勤勤恳恳，笔耕不辍，“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，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”，大家都在携手传播正能量。

仰望北斗，星星点灯，我看到了一个战士的身影。张国琳先生获得过版画界中国政府最高奖“鲁迅版画奖”，正从事“中华文明”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《汉代太学 独尊儒术》的巨幅版画创作，却乐意花费大量宝贵时间来做老师们的老师，以刀代笔，不厌其烦，将版画的火种传播到校园，传递给学生。曾经的他是保家卫国的战士，现在的他是开拓徽派版画疆土的战士，是教育战线的导师，一片丹心，功德无量。

思绪经过畅想的洗礼，变得昂扬明亮起来——守望在希望的田野上，闻泥土芬芳，看炊烟飘荡，听歌声嘹亮，我们的心情舒畅。

守望 （木刻版画）

（作品获得合肥市第五届职工文化艺术节绘画一等奖）